醫方辨證録

十四 十五

ヤ試 9
186
14 出

門 ヤ武9
號 186
卷 14止

辨證錄幼科卷之十四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松井家藏

驚疳吐瀉門

兒科之病、驚疳吐瀉、爲多、四者又相爲終始、大約因疳而成吐、因吐而成瀉、因瀉而成驚、故小兒口內流涎、乃疳之兆也、起首即治疳而吐瀉之症不作、又何致驚症之生也、惟其失治疳症、而胃氣受傷矣、小兒純陽、原無損于陰氣、胃氣者傷陽氣也、陽傷陰亦傷矣、傷陰者傷脾氣也、人生後天、以脾胃之氣爲主、脾胃兩傷、無氣以養心、而驚之症起矣、是驚乃虛病、而非有外風之入也、然則吐瀉驚俱脾胃之虛寒、而疳乃脾胃之實熱也、不知小兒因多食水菓、以致口熱而成疳、口熱似乎陽旺也、然而陽

極則變爲陰矣故疳症既久而作吐正陽變爲陰之驗也可見驚疳吐瀉俱是虛症補脾胃而四病皆易愈也世醫分驚爲風分疳爲熱分吐瀉爲寒亦未深知小兒之症耳孰知單治脾胃之虛而四症不必治而自愈也方用活兒丹人參三錢白术一錢甘草一分茯苓二錢陳皮一分巴戟天一錢白芍一錢柴胡二分當歸五分山查五分神麴三分水煎服一劑而驚疳吐瀉無不即安二劑全愈三劑不再發也此方健脾開胃又能平肝使肝亦無鬱滯之患自能疏通土氣變尅土之肝反爲益土之肝矣脾胃無非生氣而吐瀉自止何至四肢無養變成角弓反張之急慢驚風哉

一小兒生疳上下牙床盡腫口角流涎欬嗽不已咽喉腫痛人以爲疳症脾熱也誰知是胃火之上升乎夫既是胃火宜用泄火

之藥瀉火而不效者以火過於盛將陽變爲陰矣故用降火之藥以瀉火而火不降轉至困憊者正內經所謂壯火食氣也蓋少火宜瀉而壯火宜補不補胃以治火反瀉火以損胃安得而不加困憊哉治之法補其胃氣之虛少加息火之味則疳症不治而自愈矣方用平肝湯茯苓三錢白术一錢陳皮二分神麴五分麥冬二錢元參二錢桔梗一錢蘇葉三分人參三分枳殼二分黃芩三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而疳症愈不必四劑也此方補胃以散火而火自平者以火出于土之中也土健而火藏土衰而火現故補其土而火藏于下又何至上升于口頰之間乎況方中有解火之味在于補之內則土引火而自歸火亦隨土而自息矣

小兒生疳之後飲茶水則吐後則不飲茶水而亦吐困弱之極

人以爲熱吐也、誰知是熱變爲寒而吐乎、夫痏症本熱也、痏久則寒者以胃土之傷、土衰則火旺、火旺則土亦衰、土益衰而前火之旺自減、火土兩衰、安得不寒乎、況小兒最嘉者生冷也、土衰又加生冷、自然作吐矣、故止吐以健胃爲主、單用止吐之藥吾未見其能止也、即偶止吐于一時、未必不動吐于後日、惟健胃以止吐、則胃強、而吐不再發也、方用六君子湯、加味用之人參一錢、白术二錢、茯苓二錢、甘草一片、半夏五分、神麯三分、陳皮三分、白荳蔻一粒、水煎服、一劑即止吐、二劑全愈、此方健胃以止嘔、治大人尚有成功、況小兒乎、小兒嘔吐、世人視爲輕症往往不以意爲變成大病、而不可救、以胃氣之傷、不能生養夫四肢、而角弓反張之病現、乃陰虛而成之也、今以此方扶其胃氣、胃健而飲食能受、既無嘔吐之傷、自有灌注之益、又何至有驚風之病哉、

一小兒大吐之後、忽然大瀉、雖吐止而瀉不肯止、倦怠之極、人以爲吐變瀉、則其氣順矣、誰知其氣愈逆乎、夫吐乃傷胃、而瀉乃傷脾也、氣順宜吐止而愈矣、今吐止而大瀉、乃胃傳於脾矣、由腑而入臟、是由表而入裏也、較吐更甚、蓋吐症補胃而可愈、而瀉症宜兼補脾、雖脾胃有同治之法、補胃自必補脾、但吐後作瀉、則補脾必須補胃也、方用生脾助胃湯、人參三錢、白术三錢甘草三分、肉桂一錢、茯苓五錢、神麯五分、附子一片、水煎服一劑而瀉止、二劑全愈、倘服之不應、不必治之矣、此方治小兒之瀉、效驗如響、百人中可救九十、彼不應者、乃陰陽兩絶之人也、非藥之過耳、世人見參附如酖毒、不敢浪用、醫生用之、亦輒抵毀自陷於死亡、哀哉、

一小兒上吐下瀉、眼目上視、死亡頃刻、其狀宛似慢驚風、人以爲驚風之症也、誰知是脾胃之氣將絕乎、小兒至此、亦人鬼之關也、若作慢風治之、用牛黄等丸、下喉即死矣、夫脾胃之氣將絕、是陰陽之氣欲脫也、非急救其氣、何能再活、救氣之藥、舍人參、無第二味也、世間之藥、無過人參、至四五錢以救嬰兒之吐瀉無論近人無此膽氣、即古人亦無此方法、毋怪嬰兒之多亡也、予逢異人、訓予救小兒垂危之症、惟有多用人參、可變危爲安、屢試之、無不奇效、蓋小兒脾胃虛寒、以致上吐下瀉、正至危之症也、宜多用人參以救之、方用安兒至寶湯、人參五錢、白术五錢、茯苓三錢、巴戟天三錢、附子一錢、麥芽一錢、枳殼三分、檳榔三錢、車前子二錢、白荳蔻三錢、扁豆二錢、蘿蔔子一錢、水煎服、一劑即吐止、再劑瀉即止、三劑全愈、此方全在用參附之多、所

危以人參能回陽于既絕、附子能續陰于已亡也、然非羣藥佐之、則陰陽不能分清濁、而積穢亦不能祛除耳、故用參术以補氣少少祛除、自能奏功、否則烏可已傷而再傷、已絕而重絕乎、世人但尚祛除、全不識補中用攻之法、所以勞而無功也、

一小兒吐瀉之後、角弓反張、時而驚悸搐搦、人以爲驚風之病也、誰知非風也、乃肝尅脾胃之土、而土氣欲絕耳、此時萬不可治風、一治風以定驚、則立刻亡矣、蓋既經吐瀉、則陰陽兩亡、所存者幾微之氣耳、不急救脾胃以續氣、反散風邪、以損其氣、欲不趨于陰得乎、且脾胃欲絕、補脾胃之土、而不補命門心包之火、則土寒而陽不可以遽回、陰不可以驟長、故必須補火以生土、補土以止驚、方用續氣湯、人參一兩、白术一兩、巴戟天五錢、肉桂一錢、生棗仁三錢、遠志二錢、茯苓五錢、乾薑三分、附子三分、

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安二劑更安三劑全愈此方以十歲爲準每歲減二分毋論慢驚急驚以此方投之無不立效蓋急慢驚風俱是虛症非急爲風而慢爲虛也世人以驚爲風悞矣不作風治則十人九活一作風治則十人十死以虛而兼風治則十人八死以大虛治而絕不治風則十人十活也喻嘉言謂驚風二字乃前人鑿空之談勸行醫者絕口不道其言雖過于憤激然亦深憫小兒之悞死于非命不得不大聲以救之也但喻嘉言所立之方尚兼風治猶未洞悉底裏不若直補土以救驚補火以生土也

一小兒驚症有慢驚急驚之分世以急驚屬之風慢驚屬之虛以此區別治療生者頗多似乎其說之不可易矣誰知似是而非亦殺人之說也蓋小兒從無有驚風之症此岐天師之所未定

而雷公之所不論者也驚風二字乃末世之醫創言以殺小兒者也自此言出殺小兒不啻數百萬矣小兒何嘗有風一作風治千人千死嗟乎天心仁愛何爲使小兒不識不知任其夭蕩耶鐸授異人之教救小兒驚症絕不治風無論急驚慢驚以人參湯調服立刻奏功不敢自秘謦書竹簡以聽世人公用人參三兩白术半觔茯苓三錢半夏一兩廣木香三錢柴胡一兩梹榔五錢荆芥炒黑五錢白芍三兩山查一兩枳殼一兩麥芽五錢神麯一兩甘草一兩乾薑一兩麥冬去心一兩石菖蒲五錢薄荷葉五錢各爲細末蜜丸如龍眼大凡遇急慢驚症用一丸以人參三錢煎湯泡開送下無不全活方名保赤定驚丹輕者一丸重則二丸無有不愈者也泡開必須用人參煎湯多多益善若不用人參效驗不能十分之捷然亦可免死亡之兆也願

世人共佩吾言萬勿執驚症爲風症忍爲殺人之醫也

便蟲門

小兒便中下寸白蟲或蛕蛔之蟲或吐出長短之蟲種種不一人以爲濕熱之蟲也誰知是脾胃之傷乎小兒最喜食生冷之物自然濕熱無疑然而脾胃氣健雖有濕熱自易分消惟是脾胃之氣傷則難于運化不生津液而生虫矣倘徒治虫而不補其脾胃則脾氣不能消胃氣不能化虫且安居無恙矣夫何益哉惟補其脾胃之氣則氣旺而自能治虫再佐以殺虫之藥虫將何隙以逃生乎此治之法必須補中用攻也方用治虫丹白朮三錢茯苓三錢白部一錢檳榔五分史君子十箇枳殼五錢白芍三錢甘草三分白薇二錢黄連二分半夏五分水煎服二劑而虫盡化爲水矣但服藥之後務須忌飲湯水茶茗此方殺虫之藥雖多然入之健脾平肝之劑內則正氣無傷而虫又殺盡乃兩得之道也

小兒有糞門邊拖出長虫不肯便下又不肯進入直腸之內不痛不癢人以爲虫口咬住也誰知乃祟憑之乎夫虫口咬住必然作痛今安然如故豈蟲口之自咬耶蟲既不咬宜隨糞而俱下今不下而留半截于中非祟憑而何病既祟憑宜非藥物可治然而人有一念之悔心醫即有一種之治法使人苟遷善而求醫無術又何以見吾道之大哉况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見其子生虫之異未必不疑自身之譴尤而畏鬼神之作祟或告天而代爲請禱或信佛而自訴祈求然而醫無以應之不幾阻人改過之門乎鐸得異人之傳用藥外點虫身則立刻化爲水方名點虬丹水銀一錢冰片一錢硼砂一分雄黃三分樟腦一錢

輕粉三分、白芷一錢、薄荷葉三分、各研絕細末、以不見水銀星爲度、水調少許、點蚕頭或身上、少刻卽盡化爲水、但點藥之時、必虔拜上天、然後點之則驗、否則或驗或不驗也、不須內服煎藥、至奇之方也、余恐負異人之傳、故鑿書之辯證論後、異人者、余遊南嶽所逢道士、自號雷公、狀貌殊異、傳鐸活人錄、奇方最多、此方其一也、

痘瘡門

小兒將出痘、身必發熱、口必發渴、眼必如醉、此時當以表藥散之、則火毒大解、無如世人未敢信爲出痘、因循數日、見點而始用表散、有形之解、與無形之解、大有不同、所以輕變重、而重變死也、雖然見點不用表藥、則火毒又將安解、豈不藥得中醫、而可望其自愈乎、不知能善用表散之藥、正自有功耳、大約痘瘡、初出之時、不可不用表散之藥、而又不可全用表散、當于補中、表散之、則正氣無傷、而火毒又可盡解也、方用至慈湯、人參三分、荊芥炒黑三錢、生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當歸三錢、茯苓二錢、陳皮三分、麥冬二錢、元參三錢、天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火毒少除、二劑火毒全散、不必三劑也、若已見點、則重變輕、而死變生矣、此方正用柴胡荊芥、以疏通其表裏、得元參以去其浮遊之火、得生甘草、以敗其毒、妙在人參歸冬之類、俱是補氣補津之味、佐前藥以充其力、使無壅閉之憂、以速其至隱之火毒也、世人治痘、一見用補、無不驚懼、誰知火毒非補、萬不能由內而發于外、能于補中、用表散之法、何愁小兒之不盡登于壽考也、此方十歲爲準、如過歲小兒、用十分之一、每歲增加可也、若十歲之外小兒、宜加人參、而已餘味不必加也、

一小兒已出痘遍身上下盡是鮮血點粒粒可數此至佳之痘也不必發散只須助其正氣自然飽滿貫漿收靨亦速九日而始囘矣然而純用補劑又慮呆補而無疎通之氣恐速于見功未免升上而不能降下亦非治之善也方用安幼湯當歸三錢荆芥一錢元參三錢陳皮三錢熟地三錢麥冬三錢生甘草五分生地二錢黃連一分丹皮一錢貝母三分水煎服一劑而綻不必二劑也此方妙在補中帶散則痘瘡力足無內怯之憂散中實補則痘瘡大泄少外阻之禍世人不知治法往往一味是補所以多留後患耳至于一味呆散未有不將佳痘而變爲惡瘡者每至死亡猶以爲胎毒之未盡淨也仍用散火敗毒之劑以至不救謂非醫殺之而欲冥免于陰報也得乎幸人善用其方以安幼耳

一小兒出痘其痘瘡之色紅盛煩渴大便乾燥小便短澁而黃赤脉洪大不倫舌上生瘡此陽症之瘡也切忌用濕熱之味然又不可見爲大熱而即用寒凉之藥恐火熱太盛驟得寒凉而火不肯遽退熱不肯驟解反至生變者有之治法宜用寒而佐以化熱之品用凉而輔以散火之味則不違火熱之性而自得寒凉之益也方用全痘散火湯元參三錢黃芩一錢生甘草一錢梔子一錢桔梗二錢生地二錢荆芥三錢炒黑當歸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熱毒火毒盡行解散矣此方用芩梔以清火又得元參以退其浮遊之火更妙在用荆芥桔梗引火外出而生地當歸滋其腑臟之燥則雨潤風吹有不變火宅而清凉者乎所以獲解散之功而無背違之失也

一小兒出痘痘瘡虛空而色又清白發癢中塌身寒顫咬牙不已

腹中虛脹、上吐下瀉、脈復沉細微弱、此陰症之痘瘡也、蓋內寒之極、瘡不能發出、必須用大補氣血之藥、而佐以溫熱之味、則瘡無氷凍之虞、倘不知其故、而亦用寒散之品、則痘瘡內陷、而死亡頃刻矣、是陰痘戒用陰分之藥明甚、然而其中有似是而非者、又不可不辯、以痘瘡之善變也、㿠白虛也、而發癢、又有實症、身寒涼也、而發顫、又有熱症、腹脹虛寒也、而吐瀉、又多實熱之症、既非虛寒、而亦用溫熱之品、安得不死乎、然則終何以辯之、吾辯之于舌焉、舌紅者熱、舌白者寒也、舌紅而帶白者、熱中之寒、舌白而微紅者、寒中之熱、舌大紅而又燥、熱之極也、舌純白而又滑、寒之極也、倘舌白而又滑、此陰症無疑、方用祛陰救痘丹、人參一錢、當歸三錢、白朮三錢、附子三分、荊芥一錢、黃芪三錢、水煎服、一劑而㿠白者即變爲紅、陽回而寒之氣盡散矣、

此方用參芪歸朮以補氣血、氣旺而陰自難留、血足而陽自可復、然後益之附子、則奏功始神、方中又加荊芥者、以附子直攻其內、非荊芥、則不能引附子外散耳、

一痘瘡初出、隱於肌肉之間、不見點粒、人以爲瘡毒之內藏、而不肯遽出也、孰知是氣虛、而不能推送以發于外乎、論理用升麻桔梗羌活之類、亦能外發、然而不補其氣、而惟用散藥、吾恐元氣益虛、痘發之後、未必無他病之生、尚非治之善者也、方用發痘散、生黃芪二錢、甘草五分、當歸一錢、桔梗一錢、荊芥一錢、防風二分、水煎服、一劑而點粒見、再劑而痘盡出也、可以不必再服藥矣、此方之妙、雖用桔梗荊芥防風之散藥、而實得黃芪當歸補氣之力、則易于推送、所以火毒不能隱藏、一齊而盡出也、

一痘瘡已見點後、熱氣大盛、瘡粒過多、人以爲火毒之太甚、誰知

是血虛而不能以潤乎、若止用發散之劑、而不用補血之藥、則火盛水乾、痘難貫漿矣、故必須于補血之中、而少佐之以解毒也、方用養痘湯、當歸二錢、川芎一錢、連翹五分、麥冬一錢、天花粉三分、木通三分、甘草二分、水煎服、一劑而熱退、二劑而瘡粒明淨、盡行貫漿矣、此方之妙、妙在當歸麥冬川芎為君、而少用連翹木通天花粉為佐使、則血旺而火不過炎、熱消而毒不內隱、故能速于收功、而又無後患也

一痘瘡已出四五日後、大小不等、根窠不甚紅澤、色暗頂陷、不能起發者、人以為火毒之倒塌也、誰知是血氣之虧欠、欲出而不能、欲發而不得、倘徒用化毒之藥、則毒反不消、倘徒用催漿之藥、則漿反不貫、變生不測、往往有入于死亡者、治之法、必須于補氣之中、而輔以化毒催漿之味、方用催痘湯、人參三分、牛旁子一錢、當歸二錢、川芎一錢、黃芪二錢、茯苓一錢、桔梗五分、陳皮二分、連翹三分、肉桂半分、水煎服、一劑而色紅、二劑而頂突貫漿矣、此方之妙、妙在用參芪歸芎之多、而發散化毒為佐使、氣足而不祛于中、血足而不陷于內、自然痘色潤澤、而肥滿矣

一痘瘡至六日、毒宜化漿宜行矣、乃顏色不紅綻肥滿、是氣血大虛也、萬不可徒攻其火、而妄用敗毒之味也、必須以補氣補血為主、方用護痘萬全湯、人參五分、黃芪一錢、當歸二錢、川芎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一錢、陳皮三分、牛旁子三分、桔梗五分、天花粉三分、水煎服、一劑紅潤而肥滿矣、不必二劑也、此方之妙、用全不去消毒攻火、但補氣血、而痘自外發、且補中有散、而補非呆補、更易奏功、所以有益無損、而收萬全之效也

一痘瘡七八日、宜漿滿足矣、今瘡平漿薄、飲食少減、人以為毒氣

之內陷也、誰知是氣血之不充乎、夫氣血之不充者、由于脾胃之氣弱也、脾胃氣弱、則肝血不生、肝血不生、則脾胃之氣更弱、又何能致漿足而瘡突哉、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脾胃之氣、而少佐之補血之品、氣血旺、而脾胃自健、脾胃健、而痘瘡安得不充滿乎、方用保痘湯、人參一錢、白朮二錢、黃芪二錢、當歸二錢、麥冬二錢、陳皮五分、荊芥一錢、如癢加白芷三分、蟬蛻二分、不癢不必加也、如痘色白而薄、倍加參芪、一劑而白者不白、薄者不薄矣、此方純是補氣血、而補氣更重于補血者、以血得氣而易生也、氣足血旺、何愁漿薄哉、自然飲食倍增、漿老結靨矣、

一痘瘡至九日十日之後、漿稀痂薄、人以爲痘毒之內蘊也、誰知仍是氣血之虧乎、夫氣虛補氣、血虛補血、又何疑乎、然而氣血雖虛、而痘毒未清、不兼顧火毒、一味呆補、則火毒內藏、亦恐痘愈之後、有回毒之虞、必須於補中微散之、爲得也、方用全痘湯、人參二錢、白朮二錢、牛旁子一錢、茯神三錢、陳皮三分、當歸三錢、通草一錢、甘草五分、荊芥一錢、金銀花三錢、水煎服、一劑而漿厚靨高矣、此方用人參、而不用黃芪者、以黃芪過于補氣、且恐有脹滿之虞、不若多用人參、旣補氣、而復無增悶之嫌耳、尤妙在用牛旁子金銀花、于補中瀉毒、得補之益、而更獲散之利、眞善後之妙法也、

一痘瘡至十一二日、身發潮熱、飲食不思、當靨不靨、痂落無托、人以爲毒氣之猶存也、誰知是氣血之虛、而毒多未化乎、方用化痘仙丹、當歸三錢、白芍二錢、人參一錢、山查五粒、黃芪三錢、荊芥一錢、牛旁子一錢、防風三分、甘草一錢、金銀花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胃氣開、思飲食矣、二劑全愈、此方之妙用金銀花與荊

芥、牛旁子、參、芪、歸、芎之中、則胃氣不傷、脾氣大旺、氣血既潤、復
不剋土、則火毒全解、又安有留餘之患、大凡痘瘡不補則火毒
不出、而痘瘡純補、則火毒亦不盡出也、今于補中用散、所以未
出能出、而既出者盡出也、

一痘已見形、又出一層紅斑者、此夾疹痘也、或似斑而非斑、或零
星錯雜、皆是夾疹之症、人以為痘毒之深、前未發出、而後再發
也、誰知痘出之時、而又感寒風、使內熱留中、閉塞奏理、激動腑
毒、而並出乎、治法宜臟腑並治、然治臟不若先治腑也、蓋痘毒
出于臟、疹毒出于腑、臟之毒深、腑之毒淺、淺之毒先散、而深之
毒亦自難留、故治痘須先治疹、方用分痘湯、升麻一錢、元參三
錢、麥冬三錢、當歸二錢、青蒿二錢、生甘草二錢、半夏五分、生地
三錢、荊芥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疹全散矣、此方退陽明之火、解
肺經之熱、妙在多用升麻、引火向外、發于皮毛、雖曰消疹、而實
所以成痘也、又何必治疹之後、再去治痘哉、

一痘症雖發、全數日之後、身復發熱、遍身發出紅斑、癢甚、愈抓愈
癢、先出大小不一、如粟米之狀、漸漸長大、如紅雲片、人以為痘
毒之尚存、從前未經暢發、故如此、誰知是痘毒全無、乃收痂大
愈之後、放心縱欲、飲食過傷、又兼風熱、而成之、此名為蓋痘疹、
似痘而非痘也、治法散其風熱、而不必顧其痘毒、然風熱既解、
即有毒亦無不共解矣、方用安痘湯、玄參五錢、當歸三錢、連翹
一錢、白芍二錢、丹皮二錢、荊芥二錢、甘菊花二錢、升麻五分、天
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斑輕、再劑而斑盡散矣、此方化毒而
不耗其氣、解熱而不損其血、所以風熱全消、而痘無變症耳、

一痘瘡五六日後、色變純黑、或炭灰之色、頭頂陷下不起、飲食到

口即吐、此死症無疑、所謂壞症也、世醫到此無不辭去、然而死中可以求生、勿以其壞症而輕棄之也、葢小兒純陽之氣易離、而陰氣難絕、倘有一線之陰可續、則引陰以接陽、往往死者可以重生、而生者得以不死、我受異傳、何敢獨秘、不共傳以救萬世之小兒乎、方用起死救兒丹、人參三錢、元參一兩、金銀花一兩、白朮二錢、當歸三錢、麥冬三錢、甘草一錢、荊芥二錢、天花粉二錢、茯神三錢、水煎服、一劑黑變爲紅、再劑而陷者起、乾者潤、飲食知味矣、此方之妙、全在用金銀花與玄參之多、既能解毒、復善散火、而又助之參朮歸冬、則足以濟二味之力而益成其祛除之功、所以能轉敗而爲勝、起死而變生也、萬勿驚其藥品之重、與用參之多、而減去其分兩、葢藥不重、火毒難消、參不多、則陰陽難復矣、願人加意於此方、以救小兒于危險哉、

小兒痘瘡、治之不得法、多至不救、誰知痘瘡可以不治治之乎、夫兒已生瘡、何可聽其自生乎、所謂不治治之者、服吾藥可使之不生痘、不必用藥以治痘也、夫兒之生痘瘡者、感父母之淫氣以生之也、解其淫氣、而又助之化毒之品、安得而生痘哉、前人亦知此意、曾造稀痘丹、或治截痘法、然服之、有驗有不驗者、未能深窺痘毒之源、與解毒之藥也、葢解毒之品、未有不損人元氣者、元氣一虛、毒即難解、且毒成于火、而清必用寒涼之藥、但小兒脾胃最忌寒涼之藥、一服寒涼、土氣匱乏、而火毒又能安外泄乎、此所以服之而不効也、鐸逢異人之傳、方法平平、而取效實奇、方名止痘丹、生甘草一錢、金銀花三兩、元參一兩、貝母五分、苦參三錢、丹皮三錢、黃芩二錢、將七味、擇天赦日、用水二碗、煎一碗、不必兩煎、將此一碗汁重湯又熬至三分、用茯苓

五錢爲細末將汁調爲丸如米粒大俟半週之時將藥用蜜拌
與小兒食之二日服完必下黑糞永不出痘矣痘既不生何有
死亡之痛哉

疹症門 三則

一小兒發熱二三日肌膚之間隱隱發出紅點如物影之搖動時
有時無者此影疹也人以爲發斑之傷寒也誰料是出疹發表
熱毒外散偶遇大寒大風生冷之犯故皮膚閒塞毒氣內收壅
住于腠理之間其症皮膚之際片片皆紅或變白白或轉紅紅
或轉紫氣喘腹滿甚而作痛毒氣入臟欲出不能存亡頃刻至
危之病也治之法必須化斑而不必治疹蓋疹與斑總皆熱毒
耳方用消斑化疹湯元參五錢歸尾三錢石膏三錢白芍五錢
地骨皮三錢丹皮三錢荊芥二錢木通一錢青蒿三錢升麻一

錢麥冬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斑化疹散二劑而消歸
于無有矣此方不多用大寒之品止用微寒之味者以疹斑之
病雖起于大熱然亦因臟腑之乾燥內無水制而外現也今滋
其津液則水足以制火又得引火解毒之藥直走皮膚火毒欲
內攻而不可得又安得不外泄而解散者乎況方中用玄參爲
君原能清浮遊之火何必又多用大寒藥以撲滅其炎威而傷
臟腑所以奏功既神而又無大害耳

一小兒出疹口中大渴父母暢與之水快甚遂恣其酣飲乃嘔吐
不止因變瀉痢喘嗽不寧小便不利陰囊浮腫脇痛筋軟膨脹
之症生人以爲火熱之不解也誰知飲水過多水蓄不消之病
乎夫心火亢炎因而作渴飲水必入于心心不受水而傳于脾
爲嘔吐瀉痢矣傳于肺爲咳嗽矣傳于腎爲小便閉而囊濕浮

腫矣傳于肝爲脇痛筋軟膨脹矣夫水本剋火然水多則滯火反得水以滋其沸騰疹消而他病生焉治法不必治疹而惟在於分消其水勢水涸而疹亦痊矣方用分水消疹散茯苓三錢車前子三錢木通二錢猪苓二錢薏仁一兩桔梗一錢荊芥五分白朮三分水煎服一劑水從小便出矣連服二劑水盡而愈此方專治水也止用桔梗荊芥以少提其氣不特水氣因升提而下行倍速且使餘疹亦從膀胱而下泄也但二味既是提氣何不用升麻提之不知升麻提氣必使疹毒由皮毛而出反足以掣製利水之藥之肘不若荊芥桔梗雖提氣而不走皮膚反能佐二苓羣品共走膀胱水與疹而同治也

小兒發疹之後牙根潰爛肉腐出血臭穢沖鼻人以爲餘毒未盡身上遊熱之不退也誰知皆醫治疹而不治浮火之故使熱穢皮膚不用解散清凉之劑以致毒火入胃久而不散因作祟也此等之病必須仍散其火熱之毒倘不知治法縱見慾食肥甘濕熱動虫勢必變爲走馬牙疳穿腮落齒戒面類浮腫環日青黑唇崩鼻壞生瘡作癢肉腐唇敗而不可救者多矣方用救疹散毒湯玄參三錢甘草五分黄芩一錢茯苓三錢白果十箇白薇一錢青蒿三錢麥冬三錢陳皮三分荊芥五分生地三錢乾葛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全愈此方乃和解之味而不用大凉之藥者以疹病既愈其勢雖盛而火毒實輕正不可以外證之重而即用重瀉之味以劫奪之也世人一見此等之病輕用苦寒瀉藥往往輕變重重變死不可不慎

喫泥門

小兒數歲後好喫泥土人謂胃氣熱也誰知是肝木之旺耶肝

木過旺來尅脾胃之土而土虛不能敵肝思得土以助脾胃故見泥土而思食也治之法平其肝木之旺補其脾胃之虛則土氣無虧自然見土而不嗜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甘草五分陳皮五分半夏三分白朮五錢黃芩五分白芍五錢黃土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肝氣平二劑而脾胃之氣轉四劑不思食泥也此方原是健脾胃之聖藥加入黃芩以清肝火白芍以平肝肝平火清而脾胃自得其養矣尤妙加入黃土者借土氣以安脾投其所好而六君子湯諸藥益足以展其健運之功耳

胎毒門

一小兒生半歲或一二歲忽身上手足上肚腹上兩臂上或頭面上長成大瘡久變為毒百藥治之而罔效者此非小兒之毒乃

父母之毒也當時結胎或感楊梅之惡氣及其坐胎之後或感淫氣之火邪遂至貽害於小兒治之不得其法半多死亡實可憫也吾遇異人之傳治胎毒小兒已數十人矣皆服之得生我不傳方不特失異人傳鐸之善心而且使小兒可救之病以不得吾方而失援則小兒之死不猶之鐸殺之乎鐸則何敢故鐸傳世使世服方而嘆或有不效斷不可不傳使世之怨無力以救子也方用金銀花二兩生甘草三錢人參二錢天花粉二錢黃藥三錢錦地羅三錢水煎服二劑而毒全消倘外口不愈另有外治之方用蝸牛三錢生甘草三錢冰片一錢兒茶三錢輕粉一錢麝香三分樟腦三錢黃丹三錢水粉三錢枯礬三錢地龍糞五錢各研極細末以麻油調敷瘡口上不到數日自然瘡內生肉而瘡口外斂真神方也輕者用前方而不必用外治重

者內外合治無不速愈矣鐸從萬世起見將此仙方輕易傳世願世人廣傳體鐸之心為心切勿自恃為奇隱而不傳以受天譴也

辨證錄卷之十四終

鬼真君脉訣序

脉訣自王叔和傳後世鮮其人誰知叔和止註脉經誤傳有脉訣也叔和既無脉訣何傳訣而不傳經以脉經之多不及脉訣之約也然脉經始於高陽生非叔和原文也鐸遇雲中逸老於燕市傳法之備而不傳脉經者以素問靈樞二書言脉之多也雖然於多之中而求其約安在必求脉於靈素哉鬼真君名臾樞雲中逸老弟子也貌甚奇面長尺有一寸髮短而鬈深目鼻高耳垂下且大非凡近士也且岐天師備傳方法何不傳脉於鐸因授是書皆切脉法也夫真君為天師之徒天師傳道之備胡真君傳脉之約乎蓋病分臟腑若脉則傳臟而不及腑寧脉與病異哉不知病必兼臟而脉不可兼臟也靈素二書有時合而言之何今傳脉訣獨與病殊乎以臟病而腑亦病腑病而臟亦病故治臟而腑在其中切

臟而腑亦在其內、又何必合言之、所以單言臟而不及腑也、眞君之傳、雖出於天師、亦眞君之獨見也、傳止五篇、其言約矣、然皆言臟之文、治臟不可通之治腑哉、山陰陳士鐸敬之甫别號遠公題於文筆峯之小瑯琊

别一作分

洞垣全書脉訣闡微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鬼臾樞眞君傳

第一篇

鬼眞君曰、脉理甚微、原非一言可盡、人病多變、又豈一脉能包、論其陰陽、别其生死、察其臟腑、觀其症候、既上中下之宜分、必寸關尺之自定、左寸心、左關肝、火木寧無至性、右寸肺、右關脾、土金本有深情、惟兩尺爲腎、水火實難分配、中間是命、左右還可同觀、三焦别上中下、以相診、餘經合寸關尺而共視、蓋部位烏容倒置、辨貴分明、而表裏何必細分、不宜拘執、雖按指以三部爲法、數息便悟、斷經顧看、脉以五臟爲主、知臟即通治腑、察四令之節氣、春夏

異於秋冬、審一日之晷時、寅卯殊於申酉、大約逢尅則凶、逢生可救、我生則緩、我尅難醫、因五行而推斷、舉一隅而可知、弦似乎緊、濇似乎微、浮與芤相反、沉與伏寧殊、洪全實狀、弱帶濡形、辨之旣清、病將安遁、故急則爲痛、弦則爲風、緊則爲邪、緩則爲虛、微則爲冷、數則爲熱、滑則痰多、濇則鬱塞、洪爲火旺、大爲血乾、沉爲陰寒、遲爲困乏、小者氣衰、細者血涸、浮者氣升、伏者脉結、芤多失血、實多壅氣、弱是陰虧、濡是濕犯、長是正氣之和、短是邪氣之尅、代爲正氣之衰、革爲正氣之脫、結爲邪氣之搏、促爲正氣之耗、動有變動之機、靜有安寧之喜、毛主火之將旺、石乃水之極沉、耎是力薄、堅是邪深、鈎爲氣血之和、躁爲氣血之燥、搏擊指而有太過之虞、散去指而無可留之狀、脉嫌其絶、脉貴其平、旣知各脉之異同、可斷諸症之常變、然而診脉、必須得時、要在日之平旦、按指原無異法、貴取氣之甚清、自然虛實易明、盛衰易辨矣、

陳士鐸曰、脉理之不明也久矣、以致看病不眞、用藥寡效、是脉之精微、不可不講也、然而精微出於淺近、過求乎窈杳、反致失之、此鬼眞君脉訣之妙、妙在淺近、使人人易知而深入也、

又曰、脉有陰陽之不同、王叔和分七表八裏、似乎切脉之分明、不知無一脉無陰陽、非浮爲陽而沉爲陰、遲爲陰而數爲陽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於中消息、全在臨症時察之、心可意會、非筆墨能繪画耳、

又曰、十二經各有脉、分十二經看之、自然玄妙入神、然而過求其精、反失其約、蓋五臟之脉、能統攝七腑、腑病治臟、臟安而腑自安、故脉訣止消言臟、而不必言腑也、

又曰、切脉以呼吸爲準、一呼脉二動、一吸脉二動、爲是平人無

病之脉有餘不及皆病也世人切脉多以三指齊按於寸關尺以候各脉焉得備觀其陰陽虛實邪正之分哉必須先以一指觀其左寸後及左關又及左尺然後又及右寸又及右關又及右尺逐部分別再以三指準之則何異何同始了然於胸中見浮言其風見沉言其積見遲言其痛見數言其熱自能陰陽莫逃邪正有別虛實不淆矣

又曰春夏秋冬長夏各有定脉內經已詳言之矣春主弦也夏主鈎也鈎即微洪之意秋主毛也冬主石也長夏主耎弱也太過不及均是病徵尤不可見者尅我之脉也如春宜弦而見毛夏宜鈎而見石及至秋冬未有不病者餘可類推矣

又曰脉隨血而行而血隨時而運病脉行至尅我之脉則病必重行至生我之脉則病必輕蓋金脉逢金時必旺木脉逢金時必衰故木病值當卯則木當其令逢申酉則木失其時觀寅卯申酉之旺衰即知金木之病情症候矣即一木而可通之火土水金即寅卯申酉而可通之子午巳亥辰戌丑未也矣

又曰臟腑之病雖各不同要不外五行之生尅逢生則病易愈也逢尅則病難痊也我生則洩我之氣我尅則勞我之神臟腑為戰爭之地胸腹為角鬭之場敵則掃除而斬殺甚多傷損必過矣調停於生尅之間和解於敗亡之內仍於金木水火土而善用之也

又曰脉有相似而實不相同者尤宜分辨蓋脉似相同而病實各異一經錯認死生反掌可不慎歟

又曰脉之秘訣大約三十八字盡之而每字實有秘要非一言可盡也既非一言可盡而 鬼真君何以每一字皆用一言以

詔示天下、豈脉訣貴少、而不貴多乎、不知訣不必太多、而論訣正不必太少也、

又曰、急則爲痛、言見急脉、即爲痛病也、急似乎數、而未至於數也、急似乎緊、而未至於緊也、有不可緩之狀、乃氣與火相鬬、邪與正相戰也、

又曰、弦則爲風、弦乃春天之正脉、春天見弦脉、正風木之得令、非病也、苟見於夏秋冬季、則弦爲風矣、

又曰、緊則爲邪、邪者亦風之類、但風邪感之甚驟、則脉必現緊耳、

又曰、緩則爲虚、虚者、重按之不能鼓指也、鼓指亦非太勁之謂、言其不能微微鼓指耳、最宜活看、

又曰、微則爲冷、冷者寒也、不論何部、見微脉者、多是寒症、

又曰、數則爲熱、熱乃火病、火性炎上、其性最速、故數脉作熱論也、但數有不同、有陰數陽數之異、有初數久數之分、然而熱則一也、

又曰、滑則痰多、天下至滑者、無過於水、痰亦水也、水多則痰生、痰多則滑見宜也、然而水病不一、滑脉不常、何故單以痰多屬之滑也、不知水未結痰、其體靜、水既結痰、其體動也、動極則滑極、脉見滑矣、非痰多而何、

又曰、濇則鬱塞、濇脉乃往來之不甚舒暢也、此陰陽不和、氣血不達、外感於風寒、内阻於憂鬱、抑塞而不通、鬱而未發之狀、六部見此象、俱能成病、而尤於肝經、不宜一見濇脉、即以解鬱通塞之藥、急治之、則隨手見功也、

又曰、洪爲火旺、洪者來大而去數也、洪與大有分、按指若大久

俟一作候

之而不見其大止見其數重按之不見其數而仍見其大者為洪也夏見此脉為宜否則皆火旺之極也

又曰大為血乾大者重按而仍洪也火之有餘乃血之不足血不能制火乃見大脉在夏天則猶非大忌然見大脉即宜補血滋陰以水伏火之為得耳

又曰沉為陰寒沉者至深之象深則未有不陰陰則未有不寒者也入石洞而陰寒逼人者正以其深沉耳

又曰遲為困乏遲者言俟之而不能進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非遲之之謂乎是其力乏神困欲進而不能非可進而不肯進也

又曰小者氣衰小脉言脉之小而不能大也氣不充之故耳

又曰細脉言脉之細而不能粗也江河細流正水縮也人身之血少自然脉細矣

又曰浮脉指按即得氣舉而升之也

又曰伏脉指按始終不可得或隱隱約約或有或無者是邪氣搏結正氣而不能出也用藥出之者生然出之驟亦非佳兆

又曰芤脉中空如無也血失則內無血養安得不中空乎

又曰實脉不獨按指有力且有不可止抑之狀非正氣之有餘乃邪氣之有餘也邪氣有餘自然壅阻正氣矣

又曰弱脉不能強旺之狀陰虛而不敢與陽氣相爭也

又曰濡脉言其濡滯也濕則沾濡非歟

又曰長脉之現正氣之和也有胃氣則脉自修長有從容和緩之象

又曰短脉者欲長而不能欲速而不達因邪氣克犯正氣正負而邪勝也

又曰、代脉之現、正氣之衰、不得不止以息其氣也、有痰氣之結壅隔不散、亦現代脉者、然正氣不衰、痰安能作祟、使脉中止、而不還乎、

又曰、革脉來渾渾、而濁亂至擊指者、是蓋正氣之欲脫也

又曰、結脉其來則緩、而時又現止、是力不能不止也、明是正氣甚衰、不敢與邪氣相鬬、邪氣搏結於一身耳、

又曰、促脉急遽之狀、氣耗而勢難寬舒也、

又曰、動脉有不能安靜之勢、動極生變也

又曰、靜脉與動相反、不動則不變、自享寧靜之福矣、

又曰、毛脉言如羽毛之拂體、乃有餘之象、火將浮而又息之狀夏秋之間之正脉也、在夏則生氣之旺也、在秋則旺氣之衰也在他時則熱氣之盛也、宜於活看、

又曰、石脉乃沉脉之至藏之極也、冬時正脉、餘時見之、爲寒冷矣、

又曰、耎脉不能剛徤之狀、明是力之不勝耳、

又曰、堅脉至硬之狀、邪氣深入、牢不可破也、

又曰、鈎脉洪而不大之象、如鈎之有留也、乃胃脉和平、火不盛而司其令、夏日見之、尤爲平脉也、

又曰、躁脉似動而非動、似數而非數、似促而非促、似急而非急也、若有乾枯煩擾之狀

又曰、搏脉者、擊指之謂也、各脉皆能擊指、俱屬太過、

又曰、散脉者、即解索之兆、乃欲留而不能留、欲存而不能存也

又曰、絕脉者、言脉之將斷而未斷、可續而不續也、死亡之時、必現此脉、

又曰、平脉者、言各脉之得其平也、如浮不甚浮、沉不甚沉、遲不

甚遲數不甚數耳人現乎脉多是胃氣之全也胃氣無傷又寧有疾病哉此脉之所以貴得乎耳

又曰鬼眞君脉訣止得三十八字然而人之疾病已盡括於其內要在辨其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則因常可以通變遇變可以用常隨時隨地隨症隨人無不可起死以回生矣又何必拘拘於日之平旦乘人之清氣診脉治病哉

又曰五臟七腑各有脉俱在寸關尺觀之內經分三部之內外前後上下以細察其部位何其詳也而鬼眞君獨重五臟將七腑畧而不言止將三焦命門以示世又皆不專屬之於腎何其畧也不知臟可以包腑而腑不可以包臟論腑太詳必至反遺夫臟矣不若專言五臟治臟而治腑在其中矣三焦乃腑之一何獨舉而言之因世錯認三焦在於腎中故特指明也命門爲十二經之主世人不知而以右尺觀之恐失命主之義故鬼眞君辨明之也

又曰或疑王叔和脉訣因遺落心包遂至傳疑千載今鬼眞君之訣將七府全然不講不更滋甚乎然而切脉止可切五臟也七腑部位內經雖分似乎有一定之理而究難別臟腑之異不若單切五臟論其五行之生尅病情反無可遁也此鬼眞君不言七腑眞是至捷之法亦是至玄之機幸勿作王叔和遺落心包一例而並譏之也

又曰脉貴知微然而得其微又甚難也暗中摸索而欲使臟腑之疾病瞭然手指之間易乎不易乎雖然切脉必須問症症是腑病即以臟之脉合之臟之脉不病便是腑病也治腑而病可愈矣症是臟病亦以臟之脉合之臟之脉病是非腑病也治臟

而病亦愈矣苟知此法又何微之不可得哉

又曰凡人之脉多不相同不可以此人之脉槩論諸彼人也看一人之脉當取其左右兩手之各脉一一而消息之辨其何部獨異乃斷何經之病庶幾得之

又曰看脉須看有神無神實是秘訣而有神無神何以别之無論浮沉遲數濇滑大小之各脉按指之下若有條理先後秩然不亂者此有神之至也若按指而充然有力者有神之次也其餘按指而微微鼓動者亦謂有神倘按之而散亂者或有或無者或來有力而去無力者或輕按有而重按絶無者或時而續時而斷者或欲續而不能或欲接而不得或沉細之中倏有依稀之狀或洪大之內忽有飄渺之形皆是無神之脉脉至無神即為可畏當用大補之劑急救之倘因循等待必變為死脉而後救之晚矣

又曰人有天生細微之脉不可動曰虚弱當統六部同觀之倘一脉獨旺一脉獨急餘脉皆現細微此非虚弱之脉也旺乃火盛而急乃邪侵也以此消息斷然不差

又曰切脉貴先調息吾息調而後可以察病人之息蓋病人之息呼吸不到未有能調者也倘醫者之息不平又何以知病人之息哉故學醫者平日學導引之法則呼吸之間無太過不及自然下指之時息數分明可以察病人之脉也

又曰看脉必須看症蓋症所以印證夫脉也夫人之脉不同有天生陰脉而不現之於皮毛之內又將何處看脉故必觀其症候之若何而症候正難辨也或者其起居之静躁静為陰而躁為陽也看其飲食之寒熱喜寒為熱而喜熱為寒也問其大小

便之燥濕短長、燥短為實、而濕長為虛也、辨其口舌之黃白、峭滑黃峭為邪盛、而自滑為正衰也、是觀症所以濟切脉之窮、而切脉所以輔觀症之妙耳、

第二篇

鬼真君曰、人身之病、變遷原非一致、人身之脉、紛紜必有殊形、故六部之中、每顯各異之狀、一經之內常呈兼見之端、浮而弦、浮而數、多無定象、沉而細、沉而遲、不少同觀、必須統論其精微、始可獨斷其真偽、故浮而兼滑也、必是風痰之盛、浮而兼大也、決為氣血之邪、浮而兼遲也、虛風之害、浮而兼濡也、濕氣之侵、浮而兼細也、血隨氣而上升、浮而兼洪也、火得氣而更旺、浮而兼芤、定為血泛之虞、浮而兼緊、必至邪重之苦、浮而兼急、必疼痛於上焦、浮而兼弱、必委靡於下部、浮而兼長、氣雖升、而不傷其正、浮而兼短、氣欲

濕當作澀

結而難散、其邪浮而兼結、邪搏於經絡之間、浮而兼革、正脫於臟腑之內、浮而兼代、邪居於胸膈之處、浮而兼促、正傷於營衛之中、浮而兼動、氣有變遷、浮而兼靜、氣將寧息、浮而兼毛、氣得火而上騰於頭目、浮而兼躁、火因氣而上炎於咽喉、浮而兼鉤、氣升之和、浮而兼搏、氣浮之極、浮而兼耎、氣虛之甚、浮而兼散、氣不可收、浮而兼平、氣乃無病、○沉而兼遲也、寒虛之至、沉而兼濕也、鬱滯之深、沉而兼滑也、寒痰之不舒、沉而兼小也、冷氣之難發、沉而兼實也、氣得寒而不揚、沉而兼微也、精因冷而欲脫、沉而兼細也、血逢陰凝之象、沉而兼緊也、邪乘寒冷之徵、沉而兼急、小腹有寒邪之痛、沉而兼濡、兩足多水脹之侵、沉而兼長、氣陷而正尚未傷、沉而兼短、精冷而邪將不渙、沉而兼結、邪搏於至陰、沉而兼革、正脫於髓海、沉而兼代、命門將絕、而可危、沉而兼促、元陽欲脫、而可畏、沉

濕當作溼

而兼靜、陽寒能守、沉而兼石、陰固不遷、沉而兼耎、腹冷有痛楚之苦、沉而兼散、精寒有涸絶之危。○更有濡遲兼見、無非濕犯乎虛濡滑同來、尤是痰成乎水、濡中兼大、濕因血耗以相侵、濡中兼小水趂氣衰以相犯、濡而兼弦、風水之患深、濡而兼芤、痰血之症急濡而兼長、水濕易散、濡而兼革、水濕難消、濡而兼動、水有泛濫之盛、濡而兼靜、濕多浸潤之微、濡而兼耎、水邪乘虛而相生、濡而兼散、正氣隨濕而欲脱。○遲而兼濇、欝中以成弱、遲而兼滑、濕內以招虛、遲而兼大、氣血皆居乾燥、遲而兼小、精神必至伶仃、遲而兼微、虛寒之氣、遲而兼細、匱乏之身、遲而兼疫、內傷之風、遲而兼芤內傷之血、遲而兼長、病不足畏、遲而兼短、症實可愁、遲而兼代、必至損傷脾胃、遲而兼革、定然渙散精華、遲而兼石、氣寒將侵於骨、遲而兼耎、血衰少養乎心、遲而兼散、寒極而氣飛、遲而兼靜、陰微

而精固。○數而兼滑、亢炎之痰、數而兼大、沸騰之火、數而兼實、氣壅於熱、數而兼弦、火助乎風、數而兼洪、熱有燎原之盛、數而兼緊、邪有烽火之傳、數而兼芤、吐血何狂、數而兼代、喪軀必速、數而兼革、走陽可許、數而兼促、消正堪憂、數而兼動、恐有發狂之變、數而兼毛、定多消渴之成、數而兼搏、火刑金而喉舌無津、數而兼躁、火燒心而脾胃生焰。○濇中兼小、氣血虧而欝志莫伸、濇中兼實、氣血壅而思想難遂、濇中兼微、氣寒而滯、濇中兼細、血少而愁、濇中兼洪、欝怒不解、濇中兼急、欝痛安禁、濇中兼結、邪搏於兩脇之間、濇中兼促、正虧於半表之際、濇中兼革、氣欲脱於腎肝、濇中兼代、氣將絶於脾胃、濇中兼石、寒欝不宣、濇中兼堅、風欝難出、濇中兼搏、欝甚莫解、濇中兼靜、欝極安移。○滑而兼大、痰借血以為災、滑而兼小、痰借氣而作祟、滑而兼實、氣塞於痰中、滑而兼微、痰冷於

胸次滑而兼細痰旺而血枯滑而兼弦水盛而風急滑而兼洪濕熱成黨滑而兼芤痰血爲病滑而兼緊邪得濕以助威滑而兼急邪乘濕而增痛滑而兼濡濕盛恐邪氣之添脹滑而兼革水多防正氣之難收滑而兼動水畜致腸腹之鳴滑而兼毛火沸召痰涎之吐滑而兼耎濕痰積而不消滑而兼堅濕邪留而不散滑而兼搏痰有傾盆之嘔滑而兼散水如走石之崩餘脈俱可類推各經正當細晰總以脾胃之氣爲要更以平緩之脈爲先倘下指之時均有寧靜之致庶幾藥餌之用可許康健之祥矣

陳士鐸曰凡人之病變遷不常而脈亦因病殊形必非一狀大約一經之中必兼二脈以相見也合二脈以論症而症始出焉合二脈以用藥而藥始當焉但二脈兼見甚多不止浮沉遲數濇滑濡也然苟知兼見之大旨則以七脈爲綱以餘脈爲紀又何病之不可推測哉

又曰脈有同中之異亦有異中之同同是浮脈而何以有各脈之異同是沉脈而何以有各脈之殊蓋脈無一定之形必兼兩脈而並見也兩脈既然並見合兩脈以治一病自易見功然而兩脈之現必察其同異知其同中之異竟治其異而不必顧其同知其異中之同竟治其同而不必顧其異從此消息醫道烏得不神哉

又曰千態萬狀者病也千變萬化者脈也鬼眞君以三十八字盡脈之理毋乃太簡乎故又取兼見之脈以示世似乎克盡其變矣然而兼見之脈止取浮沉遲數濇滑濡之七脈而其餘三十一脈不言兼見或疑其訣之不全而立法之未善也不知脈之大綱而浮沉遲數濇滑之六字耳舉其大綱而餘可類推又

何必瑣細之盡告哉、吾意於浮沉遲數濇滑之外、引濡脉之兼見者、亦可無事重宣耳、鬼眞君惟恐人之拘執而不通也、故畧舉一濡脉、以訓世耳、

又曰、兼見之脉、須先看七脉爲主、既得七脉、而後辨其兼見之形、則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無難細得也、以七脉爲綱、以兼見爲緯、實切脉之權輿也、

又曰、切脉實難、而辨其異同、不尤難乎、然而無難也、知浮沉遲數濇滑濡之七脉、而其餘三十一脉、兼而察之、則其病可意會也、況鬼眞君又明告之乎、細讀此訣、亦何患脉之難知、而病之難識哉、

又曰、人疑兼見之脉、不止鬼眞君所示、寥寥數語、恐不足以包萬病也、殊不知脉訣言愈多、而脉愈晦、鬼眞君之訣、妙在於少也、以少勝多、非便世人之習誦也、實其脉訣神奇、足以包舉萬病耳、

又曰、脉理細微、須辨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同中之異者、如同是浮脉、何以有大小虛實之異也、如同是沉脉、何以有遲數濇滑之異也、異中之同者、如寸關尺各現大小虛實之異、而浮脉則同也、上中下各現遲數濇滑之異、而沉脉則同也、知其同中之異、則竟治其異、知其異中之同、則不必治其同、於此消息、何患脉理之不精哉、

第三篇

鬼眞君曰、五臟之病、必以寸關尺爲憑、七腑之症、亦以寸關尺爲據、然不分晰其精微、又何能盡知其玄妙、試觀其寸口也、左寸見浮、風熱上越而頭疼、右寸見浮、咽喉中燥而鼻塞、左寸見芤、胸難藏血而嘔吐、右寸見芤、胃多瘀血而痛疼、左寸見滑、熱痰入心而

舌強、右寸見滑、熱痰侵肺而皮折、左寸見實、火焚心而面赤、右寸見實、火生胃而唾乾、左寸見弦、風入體必多頭痛、右寸見弦、風入腸定有筋攣、左寸見緊、邪盛而心痛、右寸見緊、氣嗽而肺傷、左寸見洪、心胸起熱悶之燒、右寸見洪、頭腦生炎蒸之楚、左寸見微、心寒而虛弱何辭、右寸見微、氣冷而崩陷難免、左寸見沉、心君失相火之助、右寸見沉、肺金召寒氣之侵、左寸見濇、心脉火鬱而未舒、右寸見濇、肺金鬱而莫達、左寸見遲、膻中虛乏而難以衛心、右寸見遲、上焦損傷而難以生氣、左寸見伏、氣匿於脇間、右寸見伏、氣積於脘內、左寸見濡、膀胱水畜而不消、右寸見濡、皮毛汗泄而未止、左寸見弱、無血以養心、右寸見弱、乏氣以生胃、左寸見大、心經血燥而怔忡、右寸見大、肺經血乾而閉結、左寸見小、驚悸時生、右寸見小、怯弱日甚、左寸見虛、心中恍惚、右寸見虛、胃內衰微、左

寸見細、運行乏力、右寸見細、言語無神、左寸見微、包絡有寒邪之入、右寸見微、胸脘有陰氣之招、左寸見急、心疼不免、右寸見急、喉痛安辭、左寸見短、三焦之氣自怯、右寸見短、再宿之食難消、左寸見代、心痛匆訝、右寸見代、痰塞何妨、左寸見結、邪搏於心包、右寸見結、邪蟠於胃脘、左寸見促、積聚有煩悶之苦、右寸見促、留滯與痞滿之憂、左寸見革、心氣散漫而不收、右寸見革、肺氣飛越而不返、左寸見動、歡娛妊子之祥、右寸見動、飲食傷氣之兆、左寸見毛、心火動而將刑肺金、右寸見毛、肺火起而將尅肝木、左寸見鈎、心氣安而夢魂適、右寸見鈎、肺氣肅而膀胱通、左寸見堅、邪犯心而呼號、右寸見堅、邪侵肺而咳嗽、左寸見躁、無血養神、右寸見躁、無精定魄、左寸見搏、火太過而焚心、右寸見搏、火太過而爍肺、左寸見石、陰寒直搗於膻中、右寸見石、冷氣逼居於脘內、左寸見散、心

有無可奈何之象、右寸見散、肺有但出無入之悲、○試觀其關中
也左關見浮肝犯風而眼赤右關見浮、胃入風而渴生、左關見芤、
必肝傷而失血、右關見芤、必腸毒而便膿、左關見滑、頭目腫痛堪
嗟、右關見滑、脾胃熱焚甚苦、左關見實、痃癖可徵、右關見實、心腹
多痛、左關見弦、肝旺生風、右關見弦、脾崩不食、左關見緊、筋脉急
拘、右關見緊、嘈雜嘔吐、左關見洪、眼目生花、右關見洪、心腹結痛、
左關見沉、必陰寒之癖積、右關見沉、定冷氣之難安、左關見濇、風
邪寒閉、因氣鬱而有餘、右關見濇、飲食傷殘、實血虛之不足、左關
見遲、兩脇多寒、右關見遲、中焦微冷、左關見伏、關格收藏、右關見
伏、霍亂吐瀉、左關見濡、癉症將成、右關見濡、水臌可畏、左關見弱、
筋痿宜防、右關見弱、氣短須補、左關見數、肝火盛而目紅、右關見
數、胃火旺而口渴、左關見大、怒氣傷肝、右關見大、狂陽傷胃、左關

見小、肝胆氣衰、右關見小、脾胃血少、左關見虛、必益其血、右關見
虛、須補其津、左關見微、溫其下元之戀、右關見微、煖其氣海之寒、
左關見細、慮脚膝之痠、右關見細、恐肚腹之瀉、左關見急、肝痛而
不能眠、右關見急、脾傷而自難臥、左關見代、肝絶而痛則無妨、右
關見代、肝絶而安則無救、左關見結、胸滿而痰結於中、右關見結、
脾傷而滯氣於下、左關見促、肝無腎水之滋、右關見促、脾無腎火
之養、左關見革、氣脫於木旺之時、右關見革、氣脫於土崩之候、左
關見動、兩脇有氣痛之愁、右關見動、中焦有火焚之懼、左關見毛、
肝木旺而生風、右關見毛、胃土盛而動火、左關見耎、無病之人、右
關見耎、加餐之客、左關見鈎、肝血之足、右關見鈎、脾氣之安、左關
見靜、優遊享無事之福、右關見靜、舒暢享强食之愉、左關見石、筋
得寒而拘攣、右關見石、胃因冷而泄瀉、左關見堅、邪必留戀於經

絡、右關見堅、邪必會聚於臟腑、左關見燥、必苦血乾而多怒、右關見燥、必苦液涸而善嘔、左關見搏、防太盛之中風、右關見搏、慮過旺之狂病、左關見散、筋弛而不能收、右關見散、肢解而不可舉、〇試觀其尺下也、浮見尺左、水虧而雙耳齊聾、浮見尺右、火旺而大腸自秘、芤見尺左、小遺多膿血之災、芤見尺右、大便下赤紅之歎、滑見尺左、水入腰而作楚、滑見尺右、痰流足以成痺、實見尺左、膀胱水閉而不通、實見尺右、溺瀝火澁而難出、弦見尺左、腰腹重滯生疼、弦見尺右、腎臟風邪作耗、緊見尺左、耳似蟬鳴、緊見尺右、臍同虫咬、洪見尺左、水熬乾而消渴、洪見尺右、火炎上而夢遺、微見尺左、盜汗淋漓、微見尺右、腸鳴泄瀉、沉見尺左、精冷如冰、沉見尺右、腰寒若水、濇見尺左、陰寒疝結、濇見尺右、逆冷腸崩、遲見尺左、下焦寒冷、遲見尺右、小腹陰凝、伏見尺左、陽氣不升、伏見尺右、陰

氣更閉、濡見尺左、寒濕侵骨、濡見尺右、冷痿中腰、弱見尺左、雙足骨痠、弱見尺右、兩腿氣乏、大見尺左、腎涸於遺精、大見尺右、命燄於作用、小見尺左、水耗無多、小見尺右、火衰不旺、虛見尺左、心腎不交、虛見尺右、水火皆乏、微見尺左、冷入關元、微見尺右、寒通腹裏、細見尺左、髓冷脛枯、細見尺右、命寒精洩、數見尺左、水少而火沸爲痰、數見尺右、火炎而水隨作喘、急見尺左、痛入陰丸、急見尺右疼添小腹、短見尺左、自無延齡之福、短見尺右、定含怯戰之羞、代見尺左、精敗欲絶、代見尺右、火熄將亡、結見尺左、邪襲水而不散、結見尺右、邪乘火而不離、促見尺左、髓耗而足難行步、促見尺右、火衰而氣不通心、革見尺左、玉關不閉、革見尺右、河車俱焚、動見尺左、定然魂夢多遺、動見尺右、定然陽强不倒、毛見尺左、精耗而龍火將興、毛見尺右、焰騰而命門自熱、耎見尺左、腎弱相宜、耎

見尺右、火衰當助、鈎見尺左、陰平之士、鈎見尺右、陽秘之徒、靜見尺左、閉關可信、靜見尺右、守眞無疑、石見尺左、精無傾失之慨、石見尺右、陽有退藏之慶、堅見尺左、邪入於骨髓、堅見尺右、邪居於腰膝、躁見尺左、腎難上交於心、躁見尺右、陽且高越於肩、搏見尺左、膀胱越熱閉之淋、搏見尺右、咽喉長瘡蛾之腫、散見尺左、腎水欲絶於須㬰、散見尺右、元陽將逃於頃刻、此皆六部之岀主、亦即各脉之旁通、然而各脉之中、緩急爲要、六部之內長脉爲宗、脉長而命根深、脉緩而胃氣在、故上中下必取其緩、而寸關尺、必尚其長也、

陳士鐸曰、脉有兼見、以觀其變、必有獨現以顯其常、常變之道、不可不分觀之也、鬼眞君先言其變、示變之宜知也、再言其常、示常之宜諳也、知常而後達變、又寧至有治常之失哉、

又曰、脉不分觀部位、則病情不可得而知、此寸關尺、必須分觀其脉也、

又曰、脉有寸關尺、無脉而脉見於列鈌之間者、世人以爲反關脉也、此乃經脉虛、而絡脉盛也、經脉虛、故不現於寸關尺之三部、絡脉盛、故現於列鈌之間、蓋直行爲經、而旁出爲絡、列鈌正絡脉之穴也、在兩手交叉食指盡處、兩筋骨罅中、屬肺經之絡、別走陽明之絡也、此中原有動脉、宜細動而不宜大動、今寸關尺三部無脉、而此處之脉大動、亦現三部之象、是陽勝於陰也、千金翼、謂陽脉逆反大於寸口三絡、正謂反關脉也、亦當分觀其動、以別疾病耳、

又曰、寸關尺、分上中下也、心肺居上、而以寸觀之象天也、肝脾居中、而以關觀之象人也、腎居下而以尺觀之象地也、醫道必

合天地人以論醫則醫無剩義脉訣亦必合天地人以示法則法無遁情非好作廣大之語也實有不如此則其法爲不備耳

又曰寸關尺分上中下切之是矣然其中有上而兼中者有中而兼下者有中而兼上下者又不可不知之也如寸脉浮而連於關關脉數而連於尺如關脉大而連於寸尺者是也此又當合寸關尺而同觀又不可專主於寸而不及關專主於關而不及寸尺又在臨症切脉而變通之也

又曰脉宜分觀以别虛實然又有合寸關尺以分虛實者大約左之寸關尺齊旺者乃外感居多右之寸關尺齊旺者乃內傷居多非單左寸旺爲外感右寸旺爲內傷也

又曰寸關尺分觀之後又宜合觀不分觀不知其細不合觀不得其和故分觀之時當以一指切其脉合觀之時又當以三指切其脉也

又曰看寸關尺三部之脉先切關脉而後看寸脉由寸脉而後看尺脉左右相同

又曰今人看脉男先看左女先看右男女之脉何常有異正不必如此拘拘也

又曰凡人脉貴有胃氣胃氣者平氣也毋論寸關尺下指之時覺有平和之象即是有胃氣也非獨右關平和始有胃氣耳

又曰脾與胃爲表裏胃病則脾必病脾病則胃亦病病安有胃氣哉故脾脉與胃脉同觀所以脾胃之脉皆在右關切之耳

又曰胃旺而脉愈微胃衰而脉愈盛故右關太旺反是胃氣之虛也然而右關之旺又由於左關之旺也左關旺而右關不能衰此本來尅土之象又不可不知之也

腰脛之間失一字

又曰、三部之脉、前人以尺脉爲根、似乎切脉重在尺也、不知本實先撥、固然枝葉難榮、然而過於摧殘、如狂風大雨拔木折枝、根亦隨竭、此脉所以必統三部、而分觀之也、

又曰、寸關尺各有內外之分、尺外尺裏、關外關裏、寸外寸裏、皆從左右、以分內外、而非上下以分內外也、余註內經、已詳哉言之矣、而鬼眞君不言及此者、蓋擧其要而示人耳、

又曰、脉分三部、上寸也、中關也、下尺也、寸之內又分左右、左寸候心、而包絡膻中統其內、左寸候肺、而胸脘咽喉統其內、關之內又分左右、左關候肝、而膽脇鬲則統其內、右關候脾、而胃則統其內、尺之內又分左右、左尺候腎之水、而小腸膀胱小腹股膝統其內、右尺候腎之火、而大腸腰 脛跡統其內、三焦有上焦中焦下焦之異、上焦屬於寸、中焦屬於關、下焦屬於尺、不可於右腎候之也、命門爲十二經之主、不屬於右腎、而不得不候之於右腎也、部位既明、切脉自無疑、

又曰、鬼眞君所分之部位、一皆準於內經、與王叔和所定大相懸殊、世人見之、未有不驚異者也、然而鬼眞君正恐人驚異、單言五臟、而不言七腑、鐸慮部位不明、又將何以診脉、故於前條細刻以問世、第推鬼眞君之意、但知五臟之脉、正不必又及七腑之脉也、鐸重言之、似乎饒舌矣、

又曰、五臟各有表裏、心則與小腸爲表裏也、肝則與胆爲表裏也、肺則與大腸爲表裏也、脾則與胃爲表裏也、腎則與膀胱爲表裏也、表病則裏病、原相關切、故治裏正所以治表也、何必分表是表、而不屬之於臟、裏是裏、而不屬之於腑哉、

第四篇

鬼眞君曰、診脉宜分生死、决日當定時辰、傷寒熱病洪大生、而沉
細死、產後熱病緩滑吉、而弦急凶、頭痛之疴生於浮滑、而死於短
濇、腹脹之症、死於虛小、而生於大浮、下痢活於微小、浮洪反有難
療之嘆、癲狂全於實大、沉細轉與莫救之憂、消渴數大有生機、虛
小愁其陰盡、霍亂浮、洪無死法、微遲慮彼陽亡、中風最喜遲浮、急
實者何能起死、中惡偏宜緊細、浮大者不易回生、心疼沉細、非比
浮大之難醫、水氣大浮、不似沉細之莫療、吐血鼻衄、沉弱沉細者
生、實大浮大俱為亡兆、中毒腸辟洪大滑大者吉、微細滑細各是
危徵、喘急宜浮滑、短濇云亡、咳嗽尚浮濡、沉伏决斃、久瀉反宜微
細、浮洪者多致歸陰、新產切忌大弦、緩滑者寧憂辭世、嘔吐虛細
者吉、實大則艱於奏功、癆瘵浮滑者佳、細數則難以取效、盜汗惟
嫌緊數、虛小無愁、失血止慮浮洪、細弱可喜、內實者吉在浮洪、沉

細有變遷之禍、內虛者吉在沉細、浮大無存活之祥、痺症尤嫌浮
大、細濇長延、厥病更忌緊弦、洪數即解、癥瘕見細微而可喜、弦滑
者危、眩冒見浮滑而相宜、沉濇者重、黃疸不宜急數、遲滑易於分
消、白淋偏貴濡遲、濇弱艱於止遏、便閉生於微細、洪大有陰盡之
傷、發汗生於虛小、弦洪有陽亡之失、腹痛沉伏多入泉臺、脅痛芤
大定趨死路、脫症結代難留人世、喘症促革易走冥途、關格濇伏
常登鬼籙、癰疽滑大、轉慶生緣、結胸現沉緊、半寄於死亡、臟結現
浮滑、速痊於淹滯、直中陰經喪淪、代結忽成熱病全活、浮洪發斑、
洪大未是死徵、噎隔數細、實非生氣、偏枯之症弦滑何愁、歪斜之
疴數大可治、噤口之痢、結濇不易療、中暑之症、沉伏不須驚、循衣
摸床、細小尤堪救援、遺尿撒手、促革必至喪捐、筋青囊縮微短須
殁、舌黑髮直數大焦枯、臍突唇裂結代應殁、口張足腫、短促何延、

呃逆不止、短散就木、懊憹無休、微弱加餐、血暈散促頃刻歸陰、腸結搏堅旦夕歌露。○更有帶鉤之象、心死可定於九日、彈石之狀腎死必絕於七朝、弓弦之張、肝死定亡於十八、釜沸之亂、脾死可决於四三、浮水之景、肺死應喪於十二也、尚有秘法、可以磬傳於萬年、如見前形、不必問現於何臟、見蝦遊而斷八日之必死、見雀啄而決七日之必亡、見吹毛而言四日之必危、見奪索而許一日之必逝、見屋漏而定五日之必隕、其餘死亡、可據推斷、

陳士鐸曰死亡之脉、不盡於此、然而得此、正易決存亡也

又曰素問靈樞載死亡之脉甚備、二書參觀、更無差錯、

又曰死亡之脉、全在看脉之有神無神、有神者有胃氣也、無神者無胃氣也、故有胃氣雖現死脉而可生、無胃氣即現生脉而必死、又在臨症而消息之也

又曰脉現死亡、不可輕斷死期、往往有用藥得宜、雖不能起死爲生、然延留數日、亦其常也、訣中篇末有决日之法、愚以爲終非定論、但斷其必死、而不必先定其日期、當與高明共商之

又曰死亡之脉、現之於驟者、易救、以臟腑初絕、尚有根可接也倘時日已久、雖有人參、又何以生之於無何有之鄉哉、有無可如何者矣

又曰脉有細微欲絕者、多是死亡之脉、然脉有伏而不出、狀似細微欲絕、其實絕而未絕也、一出脉而細微之象如失、此等之脉最難辨別、又當合症而參觀之、未可全恃夫切脉也

又曰脉有生死之各別、如魚遊雀啄之類、彈石解索屋漏水流吹毛之狀、自是死脉無疑、見此等之脉、即可決其必亡、苟無此等之現、似乎不宜遽言其死、不知脉貴有神、倘浮沉遲數之間、

濇滑大小之際、初按若有、再按若無、或散或亂、或來或去、全無
神氣、雖非旦夕之云亡、必至歲月之難久、何常非死脈哉、倘代
結之脈、按之有神、不過痰涎之壅塞、寒痛之遏抑、暫時之病、未
常非生也、故決人生死、全要看脈之有神無神爲貴耳、

第五篇　婦人小兒死脈訣

鬼眞君曰、陰陽原無二道、男女何有殊形、五臟相同、不必兩分彼
此、三部亦一、寧須各論參差、惟受娠成胎、獨殊男子、故辨妊論孕、
更別婦人、尺中脈滑、女經不調、且有帶淋之病、關中脈濇、天癸已
斷、寧非鬱塞之疴、左寸滑而左尺大、懷子之兆、左尺數而左關微、
有兒之徵、左寸帶縱、兩男之祥、右寸帶縱、雙女之喜、左關左尺脈
皆大、心脈流利、必三男、右關右尺脈皆大、心脈流利、必三女、然三
部有一部之滯、未宜遽許爲胎、各脈無一脈之順、何敢輕言是孕

子死母存、尺浮而寸沉、母亡子活、尺濇而寸伏、蓋子係於腎、尺浮
則子無生氣、母係於肺、寸沉則母有生機、子係於尺、尺濇而子之
氣不散、母係於寸、寸伏而母之根已離、沉細二脈、胎欲離經、浮滑
之脈、胞將即産、腹疼腰痛、定然即降漿來、胞破未可言生、身重體
寒、面又青脈、無可畏、心煩血燥、舌兼黑脈、斷堪憂、子母難留、唇口
沫出、娘兒全活、面鼻顏黃、新産脈緩、自存胃氣、新産脈滑、未損脾
陰、實大既形、定非作信、弦急兼見、豈是休祥、沉小實爲順候、濇促
半作逆、觀脈微何足害、尚可回陽、脈洪反宜愁、最嫌逆冷、婦人之
脈、若此、小兒之診若何、三部不妨俱數、秖慮沉遲、六經各喜均長、
翻嫌細小、惟弦緊不可驟揚、恐來風邪之祟、更虛濡不宜長見、虞
多水氣之殃、急脈形於指下、嘔吐而腹痛難瘥、大脈浮於關前、瀉
痢而心驚不救、見此已可通彼、知偏何難悟全哉、

陳士鐸曰、男女之病彼此相同、原無反背、故有病可據脉而同斷也、惟胎產前後少異於男子、故鬼眞君又傳此篇、而於論孕娠獨詳也、至於小兒、原不必切脉、以氣血未全、各脉不十分全、準鬼眞君之論小兒亦約畧之辭、然而小兒純陽所生之病、多是飲食之傷、驚疳吐瀉之症、得此數言以括其全、所謂要言不煩也

又曰、婦人之脉、少異於男子者、左尺多旺耳、男子左尺旺、實非佳兆、女子左尺旺、此陰血有餘、轉是佳祥、蓋易於受胎也

又曰、婦人之病、最難治者、以其性情多鬱耳、鬱則氣血即不流通、經輒閉塞、而左關隨現濇脉矣、故看婦人之脉、貴切肝脉、辨其濇與不濇、是第一秘法、雖各經皆有濇脉、而左關不濇、其鬱未甚也

又曰、小兒之脉弦緊、弦急、俱是外邪、除此之外、皆內傷也、治內傷之法、以補脾健胃爲先、即治外邪、亦當顧正、雖脉純現弦緊弦急、未可單祛外邪也

辨證錄卷之十五　畢

寛政六歳甲寅正月

書肆

肥前長崎袋町
島田宗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野田七兵衛

大坂心斎橋筋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京都寺町通二條南
野田治兵衛發行